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3/PV.57
24 November 1978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五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利埃瓦诺先生

(哥伦比亚)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2〕(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报告；
- (d)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2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3/22 和 Add.1 和 2)
- (b) 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3/36)
- (c)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报告 (A/33/313)
- (d) 决议草案 A/33/L.10

主席：请挪威代表发言，他要提出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决议草案 (A/33/L.10)。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再度开会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过去一年间南非境内的镇压措施已经大为加强。政治犯受酷刑和死亡的事件不断发生。政治审判在边远的地区进行，为的是要使法律援助困难和避免张扬。非洲人被强行逐出家园，其中包括开普敦郊外的克罗斯罗德斯社区即将拆除，这是南非大多数人民受苦受难的另一个悲惨的证明。

按照《宪章》原则，联合国负有力求完全根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明确义务。不过，在达到此一目标以前，国际社会却责无旁贷，理当尽力减轻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苦难，对种族隔离受害人提供援助。这便是大会一九六五年设置的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主要目标。

如秘书长的报告 (A/33/313) 所指出，南非信托基金的资沉的用途是补助各种志愿组织、收容来自南非的难民的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以：第一，向镇压性和歧视性法律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第二，救济这些人士及其眷属；第三，教育这些人士及其眷属；第四，救济来自南非的难民；第五，向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镇压性和歧视性法律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救济和援助。

(挪威)

近年来,对南非信托基金提供的捐款已大量增加,这是国际上与种族隔离受害人的团结愈来愈坚强的证明。不过南非信托基金董事会的报告曾强调指出,为了对种族隔离受害人提供援助,该基金需要收到更多的捐款,以满足愈来愈大的要求。

根据这一背景,我荣幸地代表各提案国提出决议草案A/33/L.10。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国数众多,反映出国际上对种族隔离受害人的苦境关心和增加援助的需要。

该决议草案呼吁大家慷慨捐助南非信托基金和有关的志愿机构。各提案国相信这一呼吁将得到积极的响应。此外,我们也相信,大会将再次表明它与种族隔离受害人团结无间,一致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我已提出了这项决议草案。现在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发言。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仍然是南部非洲整个地区的主要问题。只要南非执行其种族歧视和压迫人民的政策一天,该地区就仍将是一个危险的冲突地区。所以,南非的政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

南非政府对待纳米比亚问题的态度见诸南非现在其国内外执行的敌对的政策。如果寻求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由西方五国提议并经安全理事会认可——的历史机会因南非拒绝与联合国在这方面合作而丧失,则真是一大不幸。

南非的错误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以种族主义制度化为基础的。国际社会面对这种政策,别无选择,只好加强对南非施加压力。

威挪政府曾一再指出,它愿意遵守对南非实施的《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不过,我们承认,要作到这种制裁免不了会碰到各种的困难和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采取较为全面的制裁措施以前,我们必须对我们选定施诸于南非的具体措施,例如在投资和贷款政策方面,以及在石油供应、石油产品和其他战略商品方面的影响和可行性加以仔细审查。我们如果要南非懂得我们反对种

(挪威)

族隔离的决心，我们就必须提得出可靠的、可由本组织的政治作用加以实行的威胁。

国际压力还必须辅以各国政府的行动。这便是北欧国家外交部长今年三月在奥斯陆通过的《北欧国家反对南非联合行动纲领》中所载的混合措施。根据北欧工作组提出的关于制裁南非的措施的建议，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正在执行这个《行动纲领》，而《行动纲领》的目标之一是停止在南非投资。最近，北欧国家外交部长今年九月间举行的会议决定南非公民必须申请签证。这些新的规定将在今年十一月一日付诸实施。北欧国家外交部长还决定采取各项步骤，终止与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体育和文化接触。国际社会应当采取与南非完全断绝体育和文化关系的政策。此外，挪威政府现在还考虑采取片面措施，把挪威同南非进行的贸易转向别处。

挪威政府认为，世界大家庭现在就应该采取有计划地与南非断绝关系的国际政策。这一政策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前提：明确承担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义务。我们必须审慎将事，不宜采取短期内或许可以纠正种族隔离中最显而易见的枝节问题，但从长远看却不一定带来变革和建立在不分种族、肤色或宗教，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的社会的措施。

因此，有计划地与南非断绝关系的国际政策必然是个保证变革的承诺。这一承诺必须转化为具体和实际的行动，其作用应为南非当局所确知和感受得到。此一政策应致力于在特别的和选定的领域内从事具体任务。这些领域之中有许多应有助于详细分析，以便随后执行审慎厘定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所通过的武器禁运已大大地推动了有计划地与南非终止军事合作的国际政策。挪威多年来一直都严格执行对南非实施的自愿武器禁运措施。最近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必定会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充分支持和遵守。不过，挪威政府认为，现行的武器禁运应该扩大，包括能够帮助南非国内生产武器的一切形式的技术援助在内。首先，发给许可证问题必须再次加以调查研究。除非现有的许可证最后都会吊销，否则武器禁运本身就将继续漏洞百出。在这

(挪威)

方面必然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南非的外国公司遵守安全理事会硬性规定的武器禁运。这些复杂问题都应受到立即注意，以便国际社会可以斟酌采取行动。

只要南非一天拒绝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不放弃取得核武器，则南非的核合作问题可以被列为含有军事意义或甚至可能具有军事意义的一种合作。所以，挪威一直拒绝同南非在核领域方面进行合作；这是原则问题。大家必须最认真对待南非的核合作。南非已具备核武器能力的报告加深了我们的关切。对整个非洲大陆来说，南非核武器的出现将有着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必须认为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

最后，有计划地与南非断绝关系的国际政策除非能扩大到经济领域，否则将永远不会成功或足以取信于人。虽然，从短期看订止与南非的一切贸易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但有些领域却应该马上或不久就可断绝关系。

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已鼓吹大家不要再在南非投资了一阵子，这见诸北欧国家外交部长今年三月在奥斯陆通过的《行动纲领》。这一做法大有助于向国际商业界说明，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是不会有或极不可能有未来的经济利益前景的。挪威代表团认为，为了有效制裁南非起见，订止在南非进一步投资的同时也应限制或终止对南非的各种贷款。首先，最好是采取有效措施，订止对南非贷款。

就挪威来说，过去两年来它一直都在执行符合这些原则的政策。它不再发给在南非投资用的货币兑换许可证，亦不再提供任何出口信用担保。它还采取步骤，订止鼓励挪威对南非输出。

包括挪威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提出，使用对南非供应石油问题作为迫使南非在国内外采取合适和负责任的政策的一种和平手段。我们认为，各种目的在订止供应石油或石油产品的强制性行动应予考虑和执行。我们必须承认，主要的石油生产国或石油输出国在这方面负有明确的国际义务，尤其鉴于南非对南罗得西亚继续供给石油的这一事实。

国际社会对于支助那些不顾镇压性社会内成功希望甚微。正在为了南非的人类尊

(挪威)

严而努力的，无论是个人、团体或组织，的确是义不容辞。

多年来，挪威政府一直都在积极支援在人道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援助种族隔离受害人的努力，其中包括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南非各解放运动在人道领域所作出的宝贵工作。挪威政府新近曾拨款80万美元，作为一九七八年对南非各解放运动的直接援助，其中有20万美元指定给予南非难民，由博茨瓦纳难民理事会使用。我国政府认为，这种人道援助的需要日增。难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收容难民的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却无力单独负担这笔愈来愈大的费用。所以，我们有意在将来进一步增加我们对各解放运动的人道支援。

此外，跟对解放运动提供人道支援同等重要的是对前线国家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援，因为这些国家同各解放运动在争取南部非洲的自由方面首当其冲。关于这一点，挪威政府再次请大家注意到拟订一个完备的援助方案的需要，这是个援助受制裁南非的措施影响最大的第三国家的方案。极为重要的是，工业国家应协助这些第三国家谋求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安定和幸福。仅仅与南非为邻的各国政治和经济安定本身便足以迫使南非实行变革，废弃种族隔离。

我国代表团无意提出详尽无遗的与南非断绝关系的抉择办法一览表。不过，挪威代表团认为，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已及时地给世界社会一个机会检查我们的处境和探讨我们当前的情况与将来的方针。我们所需要的措施是能够对种族隔离采取实际反对行动的措施。这实在是一个政治意志问题，但亦是对作为积极推动世界舆论一致施加压力的工具的联合国的一个考验。

有计划地与南非断绝关系的国际政策是每个国家的职责，无论是单独执行任务或在区域一级上同其他国家协调一致执行任务。它亦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职责。联合国显然必须是所有这些努力的核心。这便给本组织加添了一项重大职责。我们的努力应有较大的协调，以期避免工作重复，但却不要降低联合国大家庭范围内的一般活动水平。

所以，我国代表团赞成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即以各种方法加强反

(挪威)

对种族隔离中心，以便充分满足对该中心愈来愈多的要求。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向过去一年领导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工作不遗余力的该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激之意。我们还要向在国际动员反对种族隔离方面作出不懈努力的反对种族隔离中心致谢。

米勒先生（芬兰）：大约一年前的今天，当芬兰代表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时，曾经对几个星期之前南非政府不断加强的镇压性措施表示严重的关切。他提到南非政府决定关闭几家报纸，逮捕它们的编辑，从而剥夺了南非的黑人和有色居民发表他们对违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看法的唯一机会，压制他们要求通过和平手段将南非社会转变为一个以种族平等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的痛苦呼声。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每一国代表团都表示了同样的关切。

人人都对种族隔离政策感到厌恶，没有例外；人人都对之彻底鄙视，彻底排拒。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联合国采取紧急的断然行动。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对去年的事件所作出的反应并非没有产生效果。本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一个会员国实施了强制性制裁。安全理事会在全体成员国的支持下表示声援南非多数人民，并且确定南非之获得武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是个威胁。

芬兰政府认为，这个决定是为了使联合国最终可以执行它对南非政权增加压力的职责而认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芬兰自己的行动而言，多年来，芬兰一直都将自愿的武器禁运视为是强制性的；许多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许多其他会员国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有时必须同其他北欧国家一起，坚持要求明文制定强制性的武器禁运。然而，南非现在正在军事武器方面迅速达到自给自足。因此，看来安全理事会显然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所以，北欧各国外长设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研究是否可能对南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根据这种调查结果，他们的第一步措施是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阻止外国对南非进行新的投资，从而阻止南非加强经济，以免它有能力抵制今后可能对它实施的更广泛的制裁。安理会迄今尚未对这项提案采取任何行动，而这项提案在大会表决时几乎得到了一致赞成。

北欧各国现在打算提出另一项关于阻止在南非进行新的投资和对南非提供财政贷款的提案，目的是使这项决议草案尽可能在最大多数的支持下获得通过。

(芬兰)

同时，黑人居民受到的镇压加强了。南非人民决定起来反抗这个种族主义政权，而该政权则报之以新的暴力行径。十分明显，南非政府应付这种局势的方式不仅影响到南非或非洲大陆，而且将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目前很清楚的是，如果南部非洲局势无法通过国际努力立即取得进展，则该地区爆发全面激烈冲突的危险势将难以避免。

进行对话的时机早就过去了。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对南非政府增加压力。这种压力只有在联合国的范围内通过对南非实施有效的国际制裁政策才能落实。不过，仅由大会来表示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不够的。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却是必须受到尊重的。安全理事会现已采取了关于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决定。现在应该扩大这种制裁，使之成为全盘性的制裁。芬兰政府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的任何这种措施。

芬兰政府一贯积极支持对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我们每年都捐款给援助这些受害者的各种联合国基金。我们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斗争基金提供援助。今年我们开始直接对从事这种斗争的南非各解放运动提供人道援助。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捐助切不可忽视。它们也在芬兰安排了各种运动，并且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多年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一直都是国际上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主要工具之一。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和它杰出的主席为设法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它反对种族隔离斗争而作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表示赞扬。我们仔细地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我们充分支持该报告的内容和结论。我们认为，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应继续大力进行。

刚才我提到，南非境内的现状使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必须对种族隔离问题采取有效的行动，不可再事推延。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较广。种族隔离不仅是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问题而已；如果不设法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它还会影响到本组织在当前我们所处的各种危机中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

(芬兰)

集体责任原则是联合国的根本原则；去掉这项原则，本组织实际上无法存在。

作为一个会员国，南非竟不断违反它根据《宪章》所应尽的责任。对于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它就是三番四次这样干的。如果一个会员国不仅未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甚且公开宣称不受它加入本组织时所接受的那些规定的约束，那么这样的会员国是侮辱了整个国际社会。如果联合国要维护其信誉，继续按照其规则行事，就必须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在联合国系统范围内，安全理事会是唯一具有必要手段来采取有效行动的机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这样做，以免让人说它使本组织整个陷于瘫痪状态。

克勒斯蒂尔先生(奥地利)：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局势已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扰攘不安的国家内外所存在的紧张状态已经大为恶化，这种局势持续不变所潜藏的危机已经险象毕露。

在南非境内，我们仍然目睹那些要求享有他们反对政府政策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受到了一系列的镇压。警察强制进行迁移、驱逐和加强对居民的控制；这使越来越多的南非社会阶层感到沮丧失望，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深信种族隔离制度违反正义和不得人心，并对南非本身表示关切。在这方面，我要对联合国决定把联合国人权奖颁授给南非议会议员海伦·萨斯曼夫人表示赞扬。

违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建立在很有问题的少数优越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制度具有政治、经济和人权三个不同的但密切相关的方面，因此必须从这三个角度来加以讨论。

奥地利外长在对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发言时曾说，我们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彻底违反人权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违反我国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个人自由以及受人尊重和保持尊严的权利。难道还需要我来列举各种各样的施诸于政治犯的虐待么？来指出史蒂芬·比科之死和纳尔逊·曼德拉被判处无期徒刑么？这些事件震撼了世界各地的舆论界，令人永难忘怀。我们深信，种族隔离违反道德原则，并同最基本的人权背道而驰，因此无法成为一个可以存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奥地利)

其次，我们似无必要从一切有关的政治方面来详细说明种族隔离这个概念。它严重地损害到和平改革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努力。我们曾寄望这两个国家能够通过和平的民主方式过渡到多数统治，从而使整个南部非洲的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可是，世界上现在听到的是部队集结和难民不断增加的惊人消息。如果所有这些主动措施都真的注定最终归于失败，那么在南部非洲爆发一场种族战争的危机看来是越来越迫在眉睫了。

谈到经济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千百万非洲人胼手胝足地创造了南非的财富，但他们却享受不到这种财富的果实；这种财富使南非政府能够对安全理事会第439(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制裁视同儿戏。然而，外界已越来越不愿意在南非投资，或提供贷款；例如，我们看到不少美国大学已经从这个扰攘不安的国家撤回投资。这将使南非人民在南非领导集团所导至的政治的孤立状态之外再加上经济的孤立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前线国家竭尽一切力量从事经济斗争；由于它们积极支持和致力于使南部非洲现有的一切问题最终都达成和平的解决，遂使自己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

对我国而言，最重要的似乎是协助非洲前线国家的人民，克服他们因无条件遵守联合国各机构的决议和慷慨帮助所有难民而引起的沉重负担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因此，我要指出，除了提供一些双边援助之外，奥地利一向支持联合国为支持种族隔离受害者而制订的各种方案。我们经常捐助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联合国南部非洲信托基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以及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工作信托基金。我很高兴宣布，我们将继续提供这种捐助。

在去年的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期间，国际上对南非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支持已经扩大和加强。很多人都表示了解和积极声援；这反映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已形成了广泛的一致意见。各国和国际上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都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士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变得越来越强大。此外，我们还共同致力于维持对南非政权施加必要的压力和支持促成迅速改变的力量，从而实现这种改变；

(奥地利)

而联合国对我们这种努力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现在，让我对在莱斯利·哈里曼大使主席杰出领导下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赞扬，因为该委员会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并且当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使委员会本来已很繁重的工作更加繁重时，它仍然能够处理得很有效率。

就这一年内所执行的各种项目而言，我要简单地谈一下其中奥地利执行的三个项目。首先，我们深信，改变思想方式的最佳方法是教育。基于这一信念，奥地利的高级中学曾以“南非的司法制度”为题举办招贴比赛。其次，一九七八年九月奥地利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举办了一次讨论会，特别委员会的一名代表也曾参加这次讨论会。第三，一九七八年六月在奥地利举行“对话大会：西欧—黑色非洲”，参加大会的有来自非洲各国的八十八名代表和来自欧洲各国的一百名代表。大会采取多部门方式，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讨论了欧非两洲间的关系和相互依存的问题。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深信必须继续在南非内外对南非统治者施加压力，增强压力。今年年初，我们曾有机会听取一位身受种族隔离制度之害、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南非记者唐纳德·伍兹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发言。

唐纳德·伍兹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现在引述其中一部分如下：

“西方现在实际上对比勒陀利亚说的，非洲现在对比勒陀利亚说的，大多数南非人现在对比勒陀利亚说的，都是：同你们自己的人民讨论；同你们国家的黑人选出来的真正领袖谈判；同你们自己的黑人多数和平谈判，来决定你们自己的前途。如果你们开始这样做，不再抓他们坐牢，不再禁制、拘留和杀害他们，那么制裁、排斥、压力这一类话也不会有人再讲了。”

一位新总理刚刚上任，他有充分的机会引导他的国家走向一个一体化的、多种族的、开放的近代社会，在国际上赢得尊敬。南非不应放过这个机会。

布埃诺先生（巴西）：巴西代表团必须参加这次辩论，以便同国际社会一道同

(巴西)

声谴责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多年来，大会议程上总少不了种族隔离这个项目；这虽然是件憾事，但也使我国代表团有充分的机会从各个方面发表对种族隔离的看法。巴西外交政策的一贯原则是坚决谴责南非的种族政策。大会年年对这个项目进行辩论，虽然看来不免旧调重弹，但却产生非常有益的作用，就是特别突出地重申会员国决意设法克服种族隔离所引起的问题。

尽管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种族隔离制度现仍被用作一种控制和压榨非白人多数数的工具，强加于南非人民身上。这种制度残酷无情，干尽坏事；它对人道之摧残，在当代无与伦比。

举世对“分别发展”的作法的谴责，并没有产生国际社会所要求的根本改变。种族隔离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所潜含的危机，已越来越令人感到关切。但是，南非政府对这种关切迄今没有作出丝毫的积极反应；它对国际上的一片谴责声音充耳不闻。

南非顽固成性，现已受到国际社会对它作出应作的谴责。它老是摆出消极的姿态，这使我们愿亲见和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期望蒙上了一层阴影。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有人已对等待和平改变感到不耐，他们的怒火正在迅速上升，这是完全可以料到的。的确，南非人民的尊严现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尽管如此，联合国还是必须作出不懈的努力。这个担子要摆脱也摆脱不掉，因为作为一个追求和平与自由的组织的会员国，我们已经答应挑起这个担子。大家都了解种族隔离问题必须解决，不得不再事延误，也了解国际社会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加速将之铲除。不论大会过去多么感到失望，它决不能迷失这个目标。

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再次重申，巴西政府继续坚决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除了采取其他措施之外，巴西已断绝一切同南非在运动方面的联系。事实上，我国

(巴西)

政府最近曾拒绝发给一个南非木筏航行队队员前往巴西的入境签证，他们计划由沃尔维斯湾航行到里约热内卢。如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的 PO/230 SOAF 号和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的 A/AC. 131/73 号文件所示，这项行动已适时通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此外，巴西政府多年来一直都在执行自愿的禁运，拒绝将武器和军事装备卖给南非，因此已经为了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418(1977)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在国内采取了必要的种种行政措施。

巴西政府也曾向旨在帮助受种族隔离政权迫害的人的各种基金，其中包括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工作信托基金，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

最近大会纪念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一次特别会议，曾经提到巴西外长安东尼奥·弗·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阁下给莱斯利·哈里曼大使的一份电文，其中我们对领导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杰出表现表示敬意。现在我要引述我国外长电文中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这段话将巴西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总结如下：

“在巴西这个国家，各族间的和协共处和融合交流对巴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成长不可或缺，基于这一经验，巴西曾设法参与纪念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各种活动。我认为促进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广泛展开活动的崇高宗旨和目标，已经完全实现。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成效已很显著，并将进一步鼓励国际社会采取加速消除一切种族不平等的行动。巴西信守自己的原则，将继续坚定地支持采取一切旨在达成种族平等的措施，从而巩固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科尼小姐（赞比亚）：赞比亚代表团因参加关于南非境内种族隔离政策的重要辩论而感到荣幸。

我国代表团对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干练地介绍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A/33/22）和关于对南非实施汽油制裁的特别报告（A/33/22/Add.1），表示赞赏。这个报告内有有用的结论和建议，应当用以指导国际社会加强反对种族隔离的有效的一致行动。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赞扬我的同事，尼日利亚的哈里曼大使，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表现。

对我们赞比亚人来说，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主要急务之一。在我们获得政治独立以前，我们就曾遭受过种族歧视；我们曾遭受过种族歧视所带来的羞辱；实际上，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想要同种族歧视斗争，将它扫除，并从而建立一个保证人类尊严和人人平等、没有种族差别的社会的强烈愿望所激发出来的。

赞比亚独立后，它本身已达到了这个目标。然而，种族隔离不仅还在南非内部，而且还在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到处肆虐。南部非洲政治局势的恶化和日益增长的种族两极分化都是南非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这些恶劣的政策是我们区域即将爆发的种族冲突灾难的基本肇因。它们是南部非洲冲突的核心问题。这项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掩饰的，虽然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及与其勾结的人就曾经不顾一切地玩弄过这种花招。以种族隔离问题在棘手的南部非洲问题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意义，我们值得问问自己，到底这个令人厌恶的主张是个什么东西？它的目的何在？

最雄辩地说明种族隔离的真正意义和根本目的的，要算是已故的南非总理维沃尔德了。他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向众议院说：

“我们要保持南非永远是白人的天下……要作到这一点，只有一个途径，即白人统治；统治并不是领导和指导，而是控制和至高无上。”

(赞比亚)

就这样，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就一直最残忍无情地奉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国际社会目睹到该政权作出了坚决而有系统的努力，以保证： (a) 南非的白人保持完全控制政府和决策机关； (b) 包括南非所有主要城镇、矿区和大部分最好的土地在内的白人地区，继续保有这些地区所需要的非洲人廉价从属劳工； (c) 尽可能在不严重危害到黑人劳工的持续供应的情形下，南非各种族实行身体、社会和地理的隔离。

因此，种族隔离是由白人少数统治黑人多数的一种政策。 简言之，这就是种族隔离的实质，而这也就是同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勾结的人，尤其是某些有影响力的国家，所有意识地维持和加强的制度。 他们仍然要对凶恶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各种后果负责。

南非一直不停地奉行着这个政策，并将它输出到国际领土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去。 南非这样做，是希望将它的疆界扩展到卫星领土去，把自己隔离起来，从而牵制住日益增长的独立浪潮。 自从从前的葡萄牙帝国土崩瓦解以后，对南非来说，这就特别变成了必须要作的一件事。 因此，南非防卫系统已通过并吞而有实际上延伸到南罗得西亚和通过占领而实际上延伸到纳米比亚去。 这是南非妄想建立一个反对民族解放斗争——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民所支持的斗争的自我保护系统的猖狂企图。

即使有同南非勾结的人的援助，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压迫势力也将抵抗不了或扑灭不了各种求变的趋势，即愈来愈扩大和深入的要消除南非、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境内少数种族主义白人的统治的愿望。 解放斗争终将获得胜利，只因为这个事业是公正而正确的事业。 没有任何一群人、任何一个种族，不管他们如何有权有势，是可以永远牢牢地压制其他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 受压迫群众被压制住的日益增长的失意情绪是注定要爆发，使压迫者粉身碎骨的。

南非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斗争群众加强的压迫，是绝对不能使独立的最后成功无限期拖延下去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永远都没有办法抵消解放斗争的力量。 南非

(赞比亚)

现有的最臭名昭彰和野蛮的立法以及其庞大的军事力量，都不足以压制人们要求多数人统治的强烈愿望。 同样，南非对独立邻邦，尤其是对安哥拉和赞比亚的持续侵略行为，将不会威胁到我们或削弱我们在最后胜利来临以前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援以作为解放斗争的可靠后方基地的决心。

残酷的现实是，南非还继续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 与西方新闻媒介的某些不负责任的代表——他们对南非内部的情况提供了错误的报道——所作的有害宣传恰恰相反，南非到现在还是拒绝作出改变。 南非无意，或甚至未曾考虑过要对其政治制度作出有意义的改变或改革。 它认为，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都将亵渎或有损于维持白人的统治和特权这件事。 国际社会 不应 为南非某些“粉饰门面”和装模作样的手法搞出来的宣传所欺骗。 举例来说，从沃斯特变成博塔就不是真正的改变。 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很明显的。

南非所需要作的，是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作出基本的政治改变。 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所代表的南非解放运动，长期以来都在支持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但是，南非斗争群众和解放运动的努力成果却因人们，尤其是某些有影响力的西方会员国和它们的跨国公司没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承担义务，而受到不利影响。 有人辩称，西方的经济利益和跨国公司的活动有使南非朝向自由化的影响；这种话我们已听得太多了。 然而，正相反，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情形并非如此。 我国代表团认为，增加在南非的投资，就等于加强了镇压。 此外，南非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大众的真正代表也始终都不信邪。 有关的西方会员国及其跨国公司所表示的立场，暴露了它们自称晓得什么是种族隔离受害者的最佳利益的暧昧和家长式态度。 这个立场显然是一种苟且拖延的立场，其目的只是为了隐藏它们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合作背后的真正动机。

我们对它们的真正动机十分熟悉。 这些西方国家和它们的跨国公司已显示出它们无意坚决对付南部非洲的少数人种族政权，因为它们恐怕这种行动会危害到它们的战略、商业和投资利益。 此外，同时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西方国家并不愿

(赞比亚)

意断绝它们同它们在仍受到白人少数人统治的领土内的亲属的密切关系。 简而言之，某些会员国到目前为止对南非境内的解放斗争的态度，是与它们长期提倡的那些理想背道而驰的，有时还与它们的历史经验相抵触。 这个世界机构内有能力解决南部非洲的冲突的有影响力的会员国，竟会因为狭隘短暂的利益而看不到长期的利益——长期利益来之于南非问题的持久解决； 这即使不是一种明显的罪行，也实在是一个悲剧。

在南部非洲政治局势恶化下去的时候，种族隔离还仍然是个关键性问题，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我们所有人都仍然有义务同南非所有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支持他们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正义合法斗争。

在当前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特别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对付南非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只有这样做，安全理事会才算是履行了《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庄严责任。

我要保证赞比亚将继续对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给予支持和承担义务。 赞比亚将一如既往，对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被压迫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援，以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和目标。

图恩堡先生 (瑞典)： 大会今年关于种族隔离的辩论背景十分不祥——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武装冲突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这种威胁的根源。 种族隔离不仅在南非共和国内部造成了愈来愈危险的局势，它还造成了整个地区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因为南非的白人政权有被迫扩大其影响并支配其邻国，以使种族隔离在南非本身继续存在的想法。 因此，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都被用来作为巩固种族隔离的堤坊。 南非对邻国一再进行侵略，基本上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它对安哥拉的侵略和进一步采取这种行动的威胁，证明了南非尽可能在远离其国境的地方寻求对抗行动的意图。

很不幸，南部非洲动荡不安的局势，已发展到外来势力在本地区建立军事性或

(瑞典)

半军事性驻扎之点。 我们不能排除南部非洲也成为非非洲国家直接对抗的地区的可能性。 种族隔离是造成这种局势的主要根本因素。 我要重申，我们认为南非的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南非成为核国家的可能性，更使这种局势变得特别危险。

但是，种族隔离首先威胁到的却是南非本身。 一个那么完全不正义和不平等的制度，其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自我摧毁的力量。 到目前为止，白人统治者凭借种族隔离的邪恶手段，还能够制止住这些力量。但是从稍微长远一点来看，他们显然是顶不住二千五百万公民要求自由的压力的，更不要说压抑这些公民累积起来的忿怒、失意和绝望了。 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个完全错误和邪恶的制度；它只会腐烂下去和最后消失掉，或者是以爆发终结。 到目前为止，白人统治者还没有表示有意使这个制度消失掉。 因此，除非这条路线有所改变，最后的爆发似乎已不可避免。

多年来，南非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把南非描绘地上的乐园，在那里白人享受着最高度的特权生活，外国公司能够从它们的投资得到很高的报酬，同时，开采有价值的矿物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问题，并且花费有限。 但是南非政府却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另一面，不去谈那数以百万计的被剥削和被迫建造所谓的乐园的南非人的命运。

在这么一千拥有庞大的自然资沉的国家里，大多数的人民继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被当作巨大的廉价劳力的后备军。 南非政府如何对待非白人的事实使我们忿慨不已。 非洲人正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被驱赶出来，被迫迁往需要他们的劳力的地方； 或者是被看作没有生产价值而从工作的地方驱赶到缺少谋生机会的地区去。 根据黑带组织最近收集的官方数字，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共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因种族隔离法律而被强迫迁徙，同时估计还有将近二百万人要被搬走。 这种人间悲剧实在是使人很难以想象。 家庭生活破碎了，男人和妇女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一点点财物，儿童的教育机会也被破坏掉。 通过南非政府谋求白人

(瑞典)

统治的努力，作为班图斯坦计划的一部分，非洲人现在连自己土生土长的国家的公民权也被剥夺掉了。他们往往变成了没有希望的人。情形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每天都看到，他们如何拒绝放弃获得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如何进行每天的争取尊严的生活——免于没有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生活的斗争。

我们忘记不了开普敦地区克罗斯罗德斯的居民们试图保卫他们的家园以免受到当局的破坏时，脸上表现出来的痛苦和绝望的表情。这个社区的居民们虽然一片赤贫，却能够把他们的营区发展成为违章住区当中的一个模范社会。然而，南非政府却宣布打算在一九七八年年底以前清除这个营区。根据最近的报道，清除过程大约几天内就要开始。住在克罗斯罗德的大约三千个家庭当中，只有一百家左右还有权留在开普敦地区。家庭将会支离破碎，大部分妇女和儿童也必须搬迁到该国东部的班图斯坦去。这里值得引述一下种族关系部（前班图人行政部）付部长关于克罗斯罗德斯的声明。他说：

“我们所做的，并没有不人道或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地方。这只是如何把劳工置于有次序的基础上的一个问题而已。”

当然，克罗斯罗德只不过是一个悲剧性的强迫迁徙的例子而已。根据班图斯坦计划，数以千计生长于斯的农民被强迫赶出家园，用政府卡车将他们连同他们的财物运到远离他们本乡的班图斯坦干旱荆棘地区或不适人居的沼泽荒地去。在什么都没有的草原上，他们必须用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生活资料想办法过日子。前几年，报上曾揭露过最臭名昭彰的一些营区——丁巴兹、莱姆希尔和斯廷克沃特尔的可怕情况。以前的报告曾报道过，这些移民点由于缺少住房、供水、工作、盥洗设施、良好的食物供应以及社交场所，导致移往这些营区的人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最近追查研究其中一个营区莱姆希尔的结果透露，这些营区仍被用作母亲、儿童和老年人的“垃圾堆”，而百分之九十六的男性劳工都因订有工作合同外出。社会和医药情况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是难以形容的；它们是南非政权的不人道和暴虐的如山铁证。

(瑞典)

我可以引用数不清的事实和数字来描述班图斯坦计划和强迫迁徙的恐怖真相，但这仍然只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方面而已。在南非社会里头，种族隔离的情形到处存在；非白人必须忍受和服从束缚着他一辈子的种族法律和规章。不论我们进入哪一个社会领域，我们都会碰见教育、卫生和社会设施以及所有的活动都是严格地基于肤色，并且非白人公民被有系统地歧视的一种制度。任何想要改变这个制度的基础的尝试，都会受到南非政权的镇压。想要行使正常的政治权利的非洲人都会受到恫吓、禁止、放逐、监禁、折磨和甚至于被杀害。他们可能是想要进行工会活动的工人、抗议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的学生和学童、或揭露种族隔离实况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可能是黑人或白人，但是他们都被感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威胁的南非政府所骚扰和压制。

要维持这种白人少数人政权的制度，就必须发展出一个很强大的警察和军事机器。随着国内外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的增加，这个机器的力量也可能加强。但是，持续的镇压只能引起更多的暴乱，导致各族间的关系受到更多的挫折和产生更多的仇恨。南非政权将发现，它搞出来的保护少数人的制度，到头来会变成它最大的敌人。最大的输家将会是白人。这是拼命想以一切代价保住特权的少数人同有信心和有决心赢取其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多数人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种族隔离终究是会土崩瓦解和消失于无形的。

非洲人都知道，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沉重负担基本上还是落在他们的双肩之上。但是他们也知道，世界社会所起的作用对他们的斗争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世界社会里头的人必须自问，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的关切不仅是来自我们对受压迫的人的声援；我们为维持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也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如果我们允许一个蛮干的政权去点起星星之火，这股火就有可能蔓延到我们自己的家门前来——不管我们是欧洲人、亚洲人或者是任何其他一洲的人。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能承担起袖手旁观、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后果。

(瑞典)

过去几年来，南部非洲所发生的事情已使世界舆论更加认识到种族隔离以及南非以一切代价维持这种制度的努力所造成的危险。我们也由此目击到日益增长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压力——今年的种族隔离辩论以及联合国内外的其他讨论都明显表现了这股压力。南非对南罗得西亚冲突的影响以及它想保持控制纳米比亚的拖延迂回战术，实在是太明显了，不需再在这里详加阐述。

在某些方面，世界社会的关切也会联系到实际步骤，增强对南非施加国际压力，使它深刻了解到必须作出基本的改变，以免大祸临头。

因南非的军事集结而造成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增加的威胁，已促使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的第418(1977)号决议，其中各国一致决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是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第一次接受南非局势用得上第七章的制裁原则。虽然这个步骤不如我们很多人所愿见的那么全面，但它是南非领导们所受到的一个很大的政治挫折。然而，博塔总理最近所透露的，却似乎证实了其他来源所传出的消息，即尽管有联合国的制裁，南非还是可以从国外获得武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对各国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的情形表示关切。我们相信，重要的是不仅应当保证第418(1977)号决议得到充分的执行，并且应当使用其他措施来加以补充。举例来说，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相信，为什么安全理事会决定考虑采取步骤，以早日制止外国对南非的进一步投资和贷款，可以构成对南非政府的一项严重警告。我要详细说明一下我们认为在我们反对种族隔离的共同斗争中这些措施特别重要的理由。

首先，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强制武器禁运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南非正作出广泛的努力，以求达成武器生产高度自足。不过，这种本地的军事生产能力却对以新的投资形式流入南非的外国资本极端依赖，并因此有所提高，不管这些投资是直接用到同国防有关的工业或一般地用来维持南非的经济——当然这种生产能力还可以依靠转用民用工业的潜力以使其增加。因此，制止进一步的外国投资和贷款，将是武器禁运的有效补充工作。

(瑞典)

第二，控制资本流入南非的措施也会一般地对南非的经济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它们将能够打击南非社会最敏感的部位，因此获得该国负责经济稳定和福利问题的人严肃对待。

第三，切断新的投资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也可能是同样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南非的白人统治集团还是认为自己是西方政治和经济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贸易、投资和贷款的大量交流以及一切种类的经济接触同它联系起来。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往往使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深信它们可象从前一样继续下去，因为他们预期重要的西方国家不会使它们在南非的经济利益遭到危害。最近，从比勒陀利亚关于纳米比亚的谈话所得到的印象，有可能更加加强了我们的这个信念。因此，西方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无疑地已是对南非政权努力装出一种可敬而合法的样子助上了一臂之力。如果西方国家能表明它们预备牺牲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则这种不正义的自鸣不凡态度就极有可能站不住脚。

第四，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记住种族隔离在南非整个经济所起到的极为紧要的作用。种族隔离的镇压法律和维护这些法律所用的方法，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廉价劳工来源，并且实际上保证工人不得罢工和骚动。因此，要计算在南非的投资利润时，也应该从人道上和道德上考虑到利润丰厚的原因。

在这方面，让我再驳斥一下有时候被人们提出来的一种辩词，即南非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由采取进步的雇用政策的国际公司管理的时候，将使种族隔离制度逐步瓦解。只要所有的商业和经济企业都必须在南非的政治领导所决定的种族隔离法律基础上从业务一天，这种事情最多也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要改变这种政策，只有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一途，而不是请求雇主发善心。

第五，安全理事会如果作出关于投资的决议，对目前正在遭受压迫制度打击的人来说，无疑也会是一种鼓舞。有时候有人争辩说，如果针对南非采取国际经济措施，则受苦最多的还是非洲人。但是，正如南非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所经常指出，大部分人民对经济的苦难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说，他们宁愿承担这方

(瑞典)

面的临时额外负担，也不愿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永远受苦受辱。 这些措施将是个最清楚的信息，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争取一个公正人道的南非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同时他们要改变种族隔离社会的重要的内在努力，也是得到外边世界为达成这项目标而作出的实际行动的支持的。

鉴于北欧各国政府今年三月间曾决定拟订一个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联合行动方案，并设法在联合国争取大家尽可能广泛的对这些努力的支持，所以我稍微详尽地阐述了这个项目。 我们认为，订止投资是现阶段可用来反对南非的最重要步骤之一。 只有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制裁，才是真正有效力的制裁。

然而，由于没有这类决定，又鉴于南非境内当前特有的严重局势，我们必须现在就考虑采取单边措施。 瑞典政府曾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就瑞典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投资而探究瑞典应采取什么禁止资本输往这两个地方的措施。 今年八月，这个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报告。 简单地说，它建议禁止进一步投资南非和纳米比亚，并禁止为此输出资本。 根据这些建议，瑞典政府将向国会提出提案，供国会讨论和作出决定。 在这方面我要补充一下，作为北欧反对种族隔离方案的一部分，瑞典政府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起对南非公民提出了签证要求。

除了订止外国对南非投资和贷款外，安全理事会还应探讨，是否还有其他对南非施加国际压力的手段。 我们决心在安全理事会拟出各种建议，使之成为有约束力的反对同南非贸易的决定。 在可能被考虑到的有约束力的决定当中，可以一提的是那些有关订止转让核技术和设备给南非的决定，和有关订止反对空中交通与订止所有贸易——石油贸易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的措施的决定。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这些向南非政府增加压力、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各种努力，都必须配之以大量的给予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国际援助和对该地区各邻国的支持，以帮助它们解脱它们的经济同南非经济的关系。

(瑞典)

多年来，我国政府都同许多国家一起，对这个领域的各种联合国方案和其他方案，诸如南非信托基金与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作出贡献。作为南非信托基金的主席，我要特别强调，我们有必要象关于信托基金的决议所反映的，对南部非洲的被压迫人民增加具体援助。瑞典也资助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便它进行有利于越来越多的南非难民的民间活动。今年，我们捐了一千二百万瑞典克朗给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法律援助和教育援助方面的事情，以满足南非难民和仍然处于压迫政权铁蹄之下的人的需要。因此，国际社会应充分支持这些方案。这些方案是消灭不了种族隔离的，但它们是对我们为达成这一个目的而作出的努力的重要补充。不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个人，我们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制造反对种族隔离的世界舆论，消灭种族隔离。

武英俊先生（越南）：三十多年来，废除种族隔离一直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一项重大工作，因为种族隔离疯狂地侵害基本人权，使整个种族受害；不但有损人类尊严，而且威胁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本组织把种族隔离视为危害人类的罪行。它已经加倍努力，迫使南非放弃这种罪恶的政策，正视全人类的意志。可是这个不合时宜的政权却充耳不闻，冥顽不灵地继续推行其犯罪政策，居然还宣称它的种族政策本质上是个内政问题，联合国无权过问。根据这种逻辑，少数人种族主义者变本加厉地向大多数人民推行暴虐统治政策。

在近代历史上，这种政策是最为野蛮残忍的一种政策。成千上万的非洲人、非白人不但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人权，不能参与国事，而且还遭到盲目而残酷的压迫。

比勒陀利亚政权拼命设法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国内反对行动，乞灵于大规模镇压、拷打以及残杀被拘留者，甚至学童都不能幸免。全世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沙佩维尔和兰加的谋杀案、在索韦托的大屠杀以及史蒂夫·比特的暗杀事件，而这只不过是活生生地体现种族隔离本质的一部分野蛮罪行而已。

班图斯坦化是种族隔离的另一种花样，它已给南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事实上，千百万人民已经背井离乡，被送到干旱的地区，安置在所谓的班图斯坦。这些地方其实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集团们的廉价劳工储备中心，是打击解放斗争的战略村和缓冲地带；而解放斗争却已在国内的许多地区蓬勃发展。国际社会强烈指责并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和其他班图斯坦的所谓独立，指称这是破坏该国的领土完整、永远维持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并剥夺非洲人和非白人掌握自己的国家和命运的不可剥夺权利的企图。

就国外而言，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最后堡垒，被帝国主义用来扼杀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斗争，对邻近的独立国家进行武装侵略，企图阻止前线国家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爱国阵线的自由战士。

(越南)

为什么比勒陀利亚政权一向以来都可以这样为所欲为？为什么它敢公然蔑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为什么它还不向国际社会的意志低头呢？大家都知道，某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国家和国际垄断集团与种族隔离政权之间有勾结。事实上是帝国主义扶植了这个政权，企图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巩固它，利用它作为压迫和剥削该国人民的区域警察，以维护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正是这些国家对本组织按照《宪章》的规定，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求有效地帮助南非人民结束这种被奴役、被羞辱、早就不应该存在的现象，进行了百般阻挠。

大会会记得，安全理事会的西方常任理事国曾行使了三重否决权。由于这一否决，安全理事会不能对南非执行强制性经济制裁，特别是禁运石油。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3/22）指出，过去一年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一些国家不断破坏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就种族隔离问题通过的各项清楚明确的决议，继续与南非进行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勾结。报告说，这些国家继续向南非提供飞机、电子计算机和其他军事设备，假托这些东西是具有“双重目的”的民用设备。而那些向南非提供核材料的国家也继续强调这些材料是用于和平之途，并有安全保障。

尽管南非的西方伙伴们想出各种借口掩饰其公然破坏禁运军火、反对向南非禁运石油的行径，博塔先生本人却还算比较坦白。他十一月十九日曾不加遮掩地说：

“我认为，如果军火禁运实行不了，石油禁运当然也就实行不了”。

新闻界认为，博塔先生的这种讥讽话是表示南非承认，尽管去年安全理事会对它实行强制制裁，它还是继续从外国收到军火。

根据我刚才所讲的话，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到比勒陀利亚的老伙伴、一些西方国家的各种声明，以及随着这些声明而掀起的喧闹宣传的真正意义何在。它们宣称要致力于捍卫南非的人权，呼吁消除种族隔离，努力影响种族主义者，以说服他们倾听理智的呼声，改变他们的政策等等。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作为显然只

(越南)

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为了混淆国际视听，平息进步人士的义忿，以便解脱种族主义政权完全孤立的困境，硬要以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南非问题。这种解决方法将破坏该地区人民长期不懈的解放斗争的成果，维护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雄厚垄断集团的利益。

现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已经过了一半，而今年也是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我们深信，当大会在这个时候审查种族隔离的问题时，一定要牢记着，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冥顽不灵的政策，由于联合国某些会员国与这个政权狼狈为奸，南非的整个局势已日益危险恶化。

面对着这种局势，国际社会必须急不容缓地按照《宪章》的规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落实联合国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和行动纲领。目前，南非人民有了确保行使其自由自在不失尊严的生活权利，正在英勇地进行一场极为难苦的斗争。因此我们有责任重申它们有权以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我们有责任在精神上、物质上和外交上支持它们的解放斗争。

过去四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只要联合国的某些会员国和跨国公司继续与这个可耻的非法政权进行勾结，我们就不能宣称国际社会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已经获得胜利。因此，我们急需强有力地谴责某些政府和跨国公司，它们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继续甚至加强与比勒陀利亚勾结，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核子方面的勾结。大会应要求安全理事会重新援用它去年的决定，刻不容缓地对南非采取各种强制性经济制裁。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真心实意地采取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我们要向南非人民致敬；他们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正在为消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一场英勇的斗争，以便南非的所有人民，不分种族和宗教，都可以自由地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我们要再次表示，越南人民和政府坚定不移地声援和支持遭受压迫的南非人民的爱国事业。我们坚信，南非人民以及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必会坚持正义的斗争并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赞扬和支持，将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西班牙代表团表示特别赞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在星期二分别提出的两份报告。我认为这两份珍贵的文件表达了国际社会对当代的一个最痛苦最惊人的现象的持续不断的、深切的关怀。

仔细审查这两份报告以及这两份报告的看法：已搜集到的资料 and 过去一年来所采取的体现联合国的坚决态度的各种措施，都足以证明我们正在审议的项目的严重性，也证明尽快地全面彻底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重要性。

几年前，大会出现了一系列的主张，这些主张形成了一种普遍观念，要求非殖民化，要求人们都得到自由以及他们作为一个国民或作为国际社会一份子的各种最基本的存在价值。因此，正如反对殖民主义各种主张和运动的力量逐渐消弥了国际社会的这种灾难一样，我们可以预料，只要我们不断正面指出违反人性的种族歧视——推行种族隔离是这方面的具体例子——的各种罪恶，终有一日这种信念、舆论的压力、国际道义的力量以及一般的知识等会使世界得以抱着希望，希望人类不再由于种族、肤色、或由于属于某一人种集团或因为其他理由而遭到歧视。

这是国际社会对未来的唯一希望。由于任何相反的态度都不切合实际，又由于西班牙人民的传统，我国代表团将最强烈地反对这些态度。西班牙外交部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指出：

“西班牙政府坚决反对在任何地方推行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因此我们谴责并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隔离政策。这种做法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并且只是一种维持不正义的种族歧视——包括种族隔离——的策略而已。这种做法意味着完全渺视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的这一不容争辩的主张。”（A/33/PV. 16, 英文本第12页）。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采取国际总动员的措施，提醒大家注意种族隔离给世界和睦共处带来的危险和障碍，才能使那些推行种族隔离的

(西班牙)

人了解到他们的主张是错误而危险的。今天，国际社会正设法应付发展方面的挑战以及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其他全球性问题；而我们只有承认和接纳人类平等的原则，才能为一个要求公正的国际社会提供基础，一个真正的基础。

那些维护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必须考虑一下各种重大问题，例如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人口过剩、环境恶化、以及有限的发展等等。无疑，这些问题对所有的人都有影响，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更形强烈。可是那些拥护种族隔离的人也必须了解，除非人类已经实现平等，并且不管其种族出身如何都一律平等相待，否则无论是国际社会或是各国都无力应付今日世界的重大挑战。

但发动这些舆论必须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对等行动相配合。因此，我国代表团重申愿意支持一项可以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说的“危害人类尊严之罪行”进行有效斗争的决议草案。

最后，我要表示西班牙代表团对这种复杂和艰难重重的局势还抱着希望。这种希望来自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经历。西班牙了解到人类平等的真谛。西班牙曾和这个大陆的所有种族、和菲律宾人以及和其他地区的人汇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大家庭。

因此西班牙对历史前进的道路寄以希望。推行危险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必须了解，他们所采取的错误立场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发展的前途。

罗斯先生(阿根廷)：在联合国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以来的这许多年里，阿根廷一向都清楚明确、始终如一地表示它的立场是完全反对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今天我们要再次明确地申明这个立场，这和阿根廷成为独立国家以来所采取的路线是一致的。

事实上，我国一向否定种族歧视，认为不管如何加以辩解，种族主义都是违反人性、有损人类道德的。我们只能这样作，因为阿根廷这个国家的人口由不同的人种组成，这些人信仰各种宗教，属于不同的种族。曾经到过我国旅行的人都会

(阿根廷)

亲眼看到，我国是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多元社会。

由于这些理由，我国在种族隔离这个具体领域内支持并遵照联合国各机构的各种实质性决议；这些决议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国际社会对毫无理论基础的种族隔离以及这种可怕的政策的各种具体表现的意见。

特别是，其中有一项决议，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载述了各种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因素。诚然，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的意义并不只是第一次对会员国执行强制性制裁而已，这也是第一次在国际社会一致行动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内向南非采取真正的惩罚性行动并表示。

我国完全同意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该决议进一步显示出有些国家——南非都一向要求这些国家支持或尊重其政策、而有时它也真的得到它们的支持和尊重——有意把它们对比勒陀利亚日益加强的压力转化为有实效的行动。这些国家的努力对于迅速消除种族隔离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的态度显著地表示出南非所宣称要遵从的价值观念和种族隔离政策之间显然是互不相容的。

我们也要指出，阿根廷曾参加一九七七年在拉各斯举行的世界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大会，并且和其他一百十一个国家一道，促成协商一致通过一项《宣言》；《宣言》的重要性也不必在这里强调了。

现在我要谈到南非的局势。首先，我国不得不表示我们深感遗憾和关切，因为过去一年来我们亲眼看到了那些不断坚持推行陈旧过时的社会准则者所表现的顽固态度。这一态度堵塞了各种门户，而如果我们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除南部非洲出现的各种严重危机，以符合当地居民的利益并尊重他们的合法权利的话，这些门户就必须畅通无阻。

我们曾听到南非的白人首脑们埋怨说，一方面种族隔离遭到了攻击，而其他社会的一些同样或更加应该受到责备的政策却没人过问。我们并不否认南非不是出现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唯一地方，但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在现代的文明世界中，再也没有其他由国家正式制订种族歧视政策并在法律上使之制度化的例子了。另一

(阿根廷)

方面，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南非所取得的高水平经济成长和财富，南非政府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不得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等量齐观。 在这方面较为严格要求南非是完全合理的。

我曾说过，南非必须使它的社会成就与一部分人口所享有的极高物质生活水平相称。 关于这一点，我要再提出两个重要的论点。 第一，如果不是因为该国的内部结构已成为种族隔离的支柱的话，我们是不会在这里对这种结构提出任何批评的，因为这显然是不当的。 其次，我们了解到，消除种族隔离不一定会使南非的物质进步招致破坏。 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同在坐的许多代表的看法一致。 此外，我们也同意，最合乎需要的解决办法是：在不牺牲性命财产的情况下，可以从目前的落后情况迅速过渡到一个以没有种族歧视为基础的局面。

因此，阿根廷政府要再次指出，它认为和平与协调一致的行动步骤必须继续是解决南非问题的上策。 事实上，现在已经太迟了，坚持维护种族隔离政权并不能有助于为这种解决办法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南部非洲的局势显然是够严重、足以危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了。 而由于出现这种局势的地理区域，阿根廷之感到关切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增加紧张的行动步骤。

我们必须再次向各方发出呼吁。 我们要呼吁南非政府迅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就算不是基于信念至少也要基于政治上基本的实事求是态度，以便最终消除种族隔离，从而避免使这种冲突进一步恶化，因为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必须呼吁非洲多数人的领袖们继续坚持他们一向采取的坚忍、克制的态度继续推动其行动步骤；历史肯定是有利于他们的正义事业的。

我们要表示赞赏和承认联合国各机构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所完成的重大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要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 特别委员会在哈里曼大使的领导下，并且在它的每一个成员的支持下，对实现该委员会的目标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 由于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以及它在分析各种问题时所表现的积极主动的精神，我们要再次表示对委员会的工作具有信心。

(阿根廷)

我国政府也要向反对种族隔离中心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最后，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向非洲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们——有些非洲领袖也出席这个会议——表示我们支持他们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更符合《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各种友好和正义的原则的世界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阿根廷对非洲和非洲领袖们完全信任。因此，阿根廷不但过去和将来都会继续尽为资助本组织为训练和教育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新一代非洲人而建立的各种基金，而且还会继续特别注意非洲领袖们提交本组织审议的各项合理要求。

阿卜杜拉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十多年以前，大会第一次指责南非推行它的种族歧视政策。从那时起，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无数决议和决定来设法制止种族隔离的不人道作法，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却更顽强而有计划地侵犯民族权利和人权。

南非的现况不仅构成对联合国本身权威和声望的挑战，而且也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因为人类的道德意识不应再容忍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残忍、丧失人性的后果。国际社会不能再袖手旁观、面对一个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挑衅而无法应付，这个政权继续集所有经济和政治权力于一身，而拒绝让它广大的黑人多数享有每个人不分种族、肤色、阶级或信仰所应享有的基本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

尽管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努力设法消除南非种族隔离之害，而事实上，种族隔离政权在其对黑人多数采取更加严厉的压制措施的同时，却变得更为强大。南非从它西方的主要盟友得到持续不断的支持，使它敢于公然反抗国际社会的意愿，建立和维持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不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从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也威胁到人类本身。

伦敦《经济学家》周刊最近在一篇题为“南非——欣欣向荣的出口业”的报道中谈到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对南非的贸易和投资：

“南非的外贸正以创纪录的水平在发展，而且尽管该地区遭到制裁的威胁和处于政治混乱的局面，海外投资者好象没有一年前那么紧张。”

这篇报道还说：

“虽然对英国（仍然是南非货物的最大市场）的销售量稍微减少了些，但对所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都大有增加：对日本的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西德，百分之四十六；法国，百分之五十二；美国，增加数额惊人，达百分之六十四。”

至于对南非的销售量，报道是这么说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英国今年对南非的销售量增加了几达四分之一，而且一九七九年准备派出的十八个贸易团（今年有十四个团）将会使销售量增加得更多。从西德和日本的进口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法国公司所接到的订单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二。”

就对南非的直接投资而言，《经济学家》说：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南非在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向国际债券市场的借款达20,600万美元，而一九七六年仅8,450万美元，一九七七年是2,390万美元。可是连这个数目也可能有些低估，因为有几项债券的发售是由私人安排，并没有公开……至少南非已经取得一项七年贷款，可能是由一个西德或瑞士银行提供，因为今年南非的对外借款几乎全是从这些银行借来的。”

报道里也提到跨国公司：

“今天在南非由外国人控制的公司比两年或三年前可能还要多。据南非贸易官员计算，在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比一年前多了十家。”

有人曾作辩解，硬说虽然黑人还是受到种族隔离的种种限制，外国对南非的投资为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说，跨国公司能在种族隔离制度中起改革作用。最近跨国公司中心曾就跨国公司在南部非洲的活动和它们与那个地区非法政权的勾结程度提出一份报告，其中“断定跨国公司的出现并没有促成种族隔离的逐渐消灭”。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种看法，认为外国对南非的投资是在利用现成的、无组织的黑人劳工的极低工资，支撑着现有的歧视和控制结构，并且认为跨国公司的存在为种族主义政权提供了道德和经济支持。

只要这种勾结持续下去，种族主义者就会公然反抗国际社会的集体意愿，继续通过残酷的法律和其他同样恶劣的办法，例如酷刑、禁令、班图斯坦化和政治暗杀，来压制南非人民的合法愿望，不让他们充分平等地参与各种活动。因此，我国政府赞成对南非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要求，特别是在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提供贷款和出口信贷方面。我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来执行大会和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以便在经济、贸易和财政领域完全孤立种族主义政权，从而迫使它拆除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南非的核发展，务使该国不会具有核武器能力，否则就会破坏非洲人民对建立非洲无核区的愿望，并会进一步助长该政权对毗邻的非洲国家采取的侵略性政策。我国政府坚决谴责南非公然侵犯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对这项蛮横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表示深切遗憾。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继续支持联合国为消除种族隔离罪恶而作出的努力。我们已向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工作信托基金捐款，以加强联合国对抗种族主义政权散播恶毒资料的能力。我们也继续资助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以便能对被控违反该政权的压制性法律的人以及设法将他们的同胞从种族隔离的苦难中解放出来的人，提供一些法律保护。

国际社会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其成员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必须加倍努力，使各国的同情者能集中注意于南非人民仍然深受其苦的低下、不人道待遇。大家必须呼吁那些还没有行动政府采取措施，以确保所有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获得充分落实。如果能做到此点，那么同南非经济挂钩的各跨国公司的年度大会就不得不处理同南非政权合作的问题，并且得要承担任何进一步合作的后果。大会应要求各国政府效法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政府的榜样，重新严格地检查那些在它们自己国家内和同南非进行经济活动的跨国公司的交易情形。非政府组织也需要继续努力去认明和谴责同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勾结者。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会继续严格地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并要求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更强烈的措施，因为南非政府对南非多数人民发出的解除种族隔离侮辱和压迫的呼吁一再地表现出完全藐视的态度。大家应不遗余力地把这个举世谴责的政权赶出国际大家庭。但是，大家必须认识到，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斗争，以及每一个会员国坚决行动和集体努力，才能迅速地消灭这种非正义行径，根除所谓种族隔离这种最恶劣的种族歧视。

阿里先生（伊拉克）：首先我要代表伊拉克向秘书长致敬。他正设法提高本组织的行动效率，并由此努力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也要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它们正尽其所能地使我们能充分地认识到，种族隔离不仅对南非而且对整个非洲大陆都会造成严重的祸害。

联合国一向极为关注南非政府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曾多次表示它对这些政策的忧虑——事实上是表示它反对这些政策。大会曾谴责种族隔离政策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背，而且是反对人道的一项罪行。它也重申它认为南非人民的斗争是合法的斗争，其目的在利用任何现成的办法来制止种族主义政策，以便建立多数统治。联合国也曾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和其他国家间进行的经济和军事勾结，因为这种政策有助于比勒陀利亚当局，鼓励他们继续推行不人道办法。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都十分明确，我们见到比勒陀利亚政权还是继续同聚集在此的各国的意愿对抗。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南部非洲人民所受的挫折和他们所遭到的恐怖统治。我们也见到许多曾为他们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爱国者受到监禁或拘留。

南非政府不顾国际舆论而采取强横立场，继续推行种族主义政策，越发加强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斗志。这些人民坚信他们应享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充分地认识到他们唯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获得独立。因此，为求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这就进一步证实，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只有采取武装斗争，别无他途。

我们对南非的事态发展极为关注。我们曾目睹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所进行的大屠杀，因此，当我们谈到白人少数政权所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时，我们不能仅以口头上发表我们的看法来表示我们的关切。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参与国际社会作出的巨大努力，强制实行劝阻性的制裁，并且还得对南非采取政治性措施，迫使它放弃目的在延长它的统治的种族隔离政策。事实上，如果种族主义政权没有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全力支持，它也不可能苟延残喘那么久。大家都明白，

(伊拉克)

这些国家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它们也积极地支持南非政权，从而使它能苟活，而且继续推行它的种族主义政策。对种族主义提供任何帮助就是支持在南非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这是很明显的事。这些帮助南非的国家本身就从它们的投资中得到利益，因为它们利用当地的劳力，事实上也就是利用强迫劳力，所以能从这些投资中取得相当大的利润。我们知道，事实上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办法同它们在其境内办理业务国家的愿望和利益都直接抵触，而且跨国公司都是自私自利的，完全不顾当地人民要求有权过尊严生活的合法愿望。

我要提出在南非的种族主义实体与在巴勒斯坦的实体之间的联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证实，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之间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勾结。在核发展方面也有勾结，显示出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本质。事实上，种族主义政权是殖民主义者移植理论的扩展。这就说明了这两个政权之间存在的联系，因为它们十分相象。大会一再地谴责这种勾结。我只要提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报告(A/33/22/Add. 2)中采取的立场，其中它明确地谴责和痛斥在许多方面的勾结。

该报告清楚地指出：

“在其本行规模最大的三家公司——塔迪兰公司、埃尔维特公司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售给了南非大量军事设备，从全套雷达站到电子栅栏、反游击渗透警报系统、通讯系统、电子计算机和夜间视觉装置。”(A/33/22/Add. 2, 第14段)

接着，报告提到，事实上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以色列日渐成为南非货物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桥头堡。以色列和南非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的勾结明白地指出以色列政府不顾联合国迭连通过的各项决议。这种勾结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愿望是一种敌对行为。”(同上, 第45段)

(伊拉克)

暴政的邪恶阴影仍然笼罩着南非。国际大家庭必须尽一切力量来制止白人少数所犯下的暴行。大家也需要认识到，南非人民继续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肯定会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伊拉克高兴地重申它坚决支持非洲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合法斗争。

从年代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一面在联合国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三十周年，而同时又目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行径的话，未免令人感到绝大讽刺。因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使得非洲当地的人民沦为奴隶，同时又完全蔑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人道主义宣言和意愿。

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令新西兰深感关切的是，南非政府拒绝听从国际社会的要求，放弃种族隔离政策，让南非的大多数人民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种族隔离制度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它公然与正义为敌。种族隔离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将经济枷锁强加于千百万人民的身上。它剥夺了这些人民的人权、政治自由和尊严。种族隔离破坏了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视同陌路。它设法使歧视成为一种美德，采用一种反常的种族思想，按照人们的肤色来划分优劣。这样一种制度真是愚蠢透顶。不幸的是，它还不仅是愚蠢；它是残忍、压迫和不正义的。

毫无疑问，种族隔离注定要失败。正如新西兰总理几星期前在一般性辩论中说的：

“它设法强制推行那种无法强制推行的政策，剥夺人民那些不容否定的权利和自由。”（A/33/PV. 7, 英文本第 22 页）

问题是：要通过和平的手段还是通过强暴的手段来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这个问题是南非白人自身所必须面对的。很少人会怀疑，由于南非继续一意孤行，使得一切长期、流血的武装斗争势必难免。这一场斗争会带来无可估量的苦难，而且会产生仇恨深重的后果。趁着仍然可以作选择的时候，我们应朝着好的方向努力。我国代表团相信，国际社会应继续寻求以一个和平、正义的办法来解决种族

(新西兰)

隔离的悲剧。南非政府一定要改变它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强横态度。

国际社会拥有强大的武器，加上里外都在要求改革，这股力量迟早必会成为锐不可挡。我们在《拉各斯宣言》中达成了极大程度的一致意见。新西兰毫无保留地赞成这项宣言。正在庆祝中的《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已激发了世界各国对种族隔离罪恶的认识。我们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这方面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行动。要紧的是，世界舆论反对种族隔离的声音一定要让开普敦和比勒陀利亚清晰地听到。就是要让在那里的白人少数明白，他们得作出选择。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公正的种族主义政策将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想保护的一切都要遭到毁灭。他们必须从狭隘卑微的眼界中超脱出来，不要再按照人类的肤色来划分等级。他们得承认，各种各样的人是庞大力量与多姿多采生活的泉源。这是正义和人类尊严的起码要求。

我国代表团长期支持国际社会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采取的战略。正如我们总理最近说的，我们“完全反对种族隔离”。我们曾以若干实际的方式来表态：拒绝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支援目的在帮助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各种基金；支持要求订止对南非作出新投资的倡议；积极劝阻在体育方面同种族隔离者的接触；严格地遵守自愿性武器禁运以及后来由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强制性武器禁运；以及进一步表示愿意支持安理会一旦决定实行的其他强制性措施。

我已说过，我们相信国际社会为要求摈弃种族隔离而施加的压力必将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愿意支持对这种压力的加强，只要国际社会能就如何争取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的新战略达成共同意见。通往自由、正义与平等的大门必须敞开。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同样具有尊严地生活的简单而深刻的权利。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